

年與城

說小回章



8
F2



第一回

安得列走到窗口，對着一排高大的屋子，念
念有詞，演說起來。



第一回

古爾特情不自禁，擁抱著安得列道：「願我們的友誼，天長地久！」



第三回

瑪麗那天，也去遊山，山上冰雪未融，四周十分寧靜；她在一株老樹跟前，碰到安得列。



第四回

沙諾索性抓起一根皮鞭，走到油畫跟前，一幅幅地，向安得利解釋畫法。



第 六 回

有一個人站在屋頂上，把黑白紅三色的德國國旗
降下，扯去黑白二色，把那條紅布，仍舊升起來。



第十一回

安得列打開室門，看見有位姑娘（即瑪麗），
靠着樓梯的欄杆，正對着他站着。

序

這本小說名叫「城與年」，限原著和中文譯本的書名相同。城，是由德國的愛爾根、紐倫堡幾個城市，寫到蘇聯的莫斯科、彼得格勒；年，是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起，直到一九二二年，蘇聯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止。在這地覆天翻的年代裏，作者寫出了一個千迴百轉、撲朔迷離的故事。

本書的開頭，就帶着「偵探小說」的味兒：有一個名叫安得列的人，在那裏發瘋，忽然來了他的好朋友古爾特，把他帶到風雨交加的荒野裏。安得列一失足跌在泥坑中，請古爾特幫忙，把他拉出來，不料古爾特一槍結果了他的性命……要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列位請看正文，自然會知道的，而且更會被書中緊張的情節吸住的。

不過把本書當作「偵探小說」，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本書原著是「一件輝煌的藝術品」。它從正面描寫了戰爭，暴露了軍國主義的罪惡，讓讀者認識戰爭販子的嘴臉。它從側面描寫了革命，刻劃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革命中的動搖，暗示「不前進便落後」的原則。本書裏反動的德國軍官沙諾是軍國主義的代表，而主人公安得列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典型。

原著者裴定，是蘇聯老作家之一，和A，托爾斯泰、愛倫堡等齊名。中文譯本「城

與年」，曹靖華先生譯，三聯書店出版。我是根據這個譯本改寫的。可是原譯本有四十萬字，書中描寫，有聲有色，魯迅先生曾稱作者斐定是「在文字的最普通的意義上，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我的改寫本只有四五萬字，會不會「成爲一堆榨盡了汁的甘蔗渣」（原譯者曹先生在後記中的自謙語），那要請讀者批評了。

改寫者 一九五一，夏，上海。

本書主要人物

本書的主人公名叫安得列，俄國人，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反對戰爭，害怕流血，只想追求個人幸福，因此背叛革命，走到了死路上去。

古爾特是安得列的好朋友，他是德國人，開頭是一個熱狂的民族主義者。在戰爭和革命期間，古爾特逐漸轉變，參加了革命工作。後來他反而走在安得列的前面了。

瑪麗是安得列的愛人，也是德國人，小資產階級出身，年青漂亮，輕浮任性，甚至把革命工作也當作兒戲似的。她跟安得列的戀愛是一齣悲劇。

陸軍中尉馮·沙諾是德國封建貴族後裔，反動頑固，狂妄自大，可以說是軍國主義德國的代表人物。他原是瑪麗的未婚夫。可是當瑪麗碰到安得列以後，她就把他當作外人了。

麗達是安得列的第二個愛人，她並沒有怎樣突出的性格。

李本丁是一個被徵當兵的農民，雖然他負傷被鋸去兩腿，還抱着積極的樂觀精神，可惜他的結果很悲慘。

理髮匠甘尼格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作者借着這個人物，寫出了社會民主黨做戰爭幫凶的醜態。

還有一個鉛筆廠工人馬爾，雖然也反對戰爭，卻不夠做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

目次

序	風斜雨細癡漢伏誅	地久天長好友宣誓	一
第一回	收購名畫侯爵逞威	發掘地窟嬌女任性	八
第二回	馮沙諾作戰受傷	安得列遊山遇難	一五
第三回	憐新棄舊瑪麗拒婚	受屈及烏沙諾操敵	三三
第四回	截肢體戰俘作犧牲	贈香煙姑娘受申斥	三九
第五回	愛人相別叮嚀後會	好友重逢絮語前程	四四
第六回	勇二妹帶頭入病房	俏瑪麗革命當兒戲	四〇
第七回	賊子難馴野心倡亂	書生奮勇槍口朝天	四八
第八回	馮沙諾陋巷遇故人	安得列深宵盜證件	五三
第九回	彼得堡安得列參軍	台維里石泰蘭完蛋	五九
第十回	吳瑪麗樓會傷情	安得列讀信發瘋	六五
第十一回	安得列痴心尋瑪麗	古爾特連律受處分	七一
第十二回			

第一回

風斜雨細瘋漢伏誅

地久天長好友宣誓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回裏，讓在下先來講一件帶有「神秘色彩」的事情，作為本書的開場——不，不，這是一件事情，其實不是開場；恰恰相反，它正是本書的收場。請列位把本書讀完之後，再把第一回的前半截看一遍，便可分曉。也許列位要問在下：為什麼要把故事的收場當作開場，是不是故弄玄虛呢？對不起，這個問題在下恕不解答，套兩句老話，也就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罷了。好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這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是在一九二二年，地點是在彼德格勒（最早名彼得堡，今名列寧格勒）一個公寓房間裏。這個房間裏面雜物狼藉，烏七八糟，簡直跟狗窠一樣。房客名叫安得利，三十歲出頭年紀，身材瘦長，面色鐵青，頭髮蓬亂，衣衫不整。他只有孑然一身，而且還是——還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那時候他穿着小衫，敞開胸脯，坐在桌子前面寫信，寫的倒是纏綿悱惻的情書。只見他在那裏寫道：「我最親愛的瑪麗：我又給你寫起信來了，可是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才好。唉，我最怕的是給死人寫信，你却是已經死了的人，我為什麼還要寫信給你呢？我有許多話想對你說，我要跟你並肩坐在一起，有頭有緒地告訴你。但是我自己愈來愈糊塗了，腦袋裏儘自轟隆作響，我把耳朵用棉花塞住，還是響個不停……且別說這個，瑪麗，我告訴你，我跟好朋友古爾特又在

使得格勒街頭碰到了，這真是想不到的。這幾天裏，我們時常見面。古爾特還約好我今天一塊兒出去。再等一會兒他就來了。跟他見面之後，瑪麗，我要來找你了。且慢，在離開彼得格勒以前，讓我向鄰居們作一番臨別演說吧。」安得列寫到這裏，把筆扔在桌上，霍然站起身來，大踏步走到窗口，打開窗子，對着一排高大的屋子，念念有詞地演說起來。只聽得他模糊的聲音道：「親愛的鄰居們，可敬的公民們！現在我從窗口探出身來，要對大家講幾句已經準備好的話。不瞞各位說，我安得列實在苦悶得很，我的心乾枯了，乾枯得像烈日下的橘子皮似的捲起來了。現在我再仔細望望前面，在我前面一起有八十五個窗子。我本來可以把每一個窗子裏面的故事告訴各位，可是我知道各位並不愛聽。還是讓我對各位提供一個問題——總共只提一個問題就完了……」可笑安得列在那裏力竭聲嘶地喊着，鄰居們都知道這個人又在發瘋了，沒有誰打開窗子來聽他。他究竟提出一個什麼問題，在下也不會知道，所以未便亂說。這時候，在隔壁院子裏，忽然發出一聲響亮的叫喊道：「安得列！」安得列馬上停止演說，向院子裏望了一下，他突然退到房間深處，又跑到窗口，伸出半截身子，用遲鈍的聲音問道：「古爾特，你在那一號房間？」下面的聲音回答道：「咱們到街上見吧。」安得列聽了，依舊衣衫不整，從房裏跑了出去，還是女房東隨在身後，給他鎖上房門。她還喃喃地說：「我早知道他發瘋了。唉，這真怕人！」安得列却什麼也沒有聽到。他顫抖着脚步走到街上，那個叫古爾特的人正在那裏等他。古爾特的年紀跟安得列差不多，穿着制服長

晚，腰間還佩着手槍，面目英俊，精神煥發。兩個好朋友並肩走着，却不說一句話。天
下起細雨來了，安得列蓬鬆的頭髮，給淋得很濕，他身不由己地跟着古爾特走，也不知
道走到那裏去。他們走過暗沉沉的工廠區，到了尼瓦河岸上，又走到郊外。古爾特好像
封着嘴巴似的，總是默不作聲。斜風細雨，道路泥濘，路旁都是大大小小的坑穴，這
一帶多荒涼啊！安得列心思一動，拔步回身想跑，不料他兩脚一滑，跌倒在一個泥坑
裏。他顫抖着兩條腿往上爬，又滾倒在坑中，爬着滾着，弄得渾身像個泥蘿蔔一樣。他
帶着哭聲喊道：「幫一幫忙呢，幫……一幫……忙……古爾特！」這當兒，古爾特像一
尊莊嚴的石像似的，站在坑邊，睜大眼睛，瞧着安得列，慢慢地說：「好，安得列，我
以同志、好朋友、藝術家的資格，來幫你一下忙。」說着，他從腰間拔出手槍，把槍口
對着泥坑裏的安得列。安得列好像連瞧也沒有瞧見，還在嘶聲嚷着道：「幫一幫忙吧，
古爾特！幫我起來，讓我去找瑪麗……」古爾特沉着有力地說：「這是我對你應該做的
事情！」說時遲，那時快，砰的一聲，槍彈正打中安得列的頭上，只見他倒在泥坑裏，
掙扎幾下，也就不再動彈了。古爾特結果了安得列的性命之後，插好手槍，冒着風雨，
返身向城裏快步走着。他並不是畏罪潛逃，却是到公安機關自首去……列位看到這裏，
一定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似的：這兩個究竟是什麼人？瑪麗又是什麼人？為什麼古爾
特要把安得列槍斃？且慢，列位要解決這些疑問，請把本書讀完，好在這裏就要把故事
從頭講起了。讓在下把時間回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地點是在德意

志帝國的愛蘭根和紐倫堡城。原來安得列是沙俄的青年知識份子，思想前進，那時候正僑居在德國，偶然跟青年藝術家古爾特認識了。古爾特是德國人，畫得一手好油畫。兩個人雖然國籍不同，思想並不一致，却很談得上，友誼非常深厚。這幾天愛蘭根正開着盛大的賽會，百貨山積，士女如雲，情況萬分熱鬧，古爾特就約了安得列去看賽會。只見在山坡旁、曠場上、樹林下，到處都擠滿了賽會台、售物亭、小店鋪、旋轉輪機、陳列館、西洋鏡、打靶場、催眠室和算命攤，人的波浪在那裏洶湧着。留聲機、手風琴、鋼琴、提琴、喇叭和簫笛聲，組成一片混雜的交響樂。可是人們的叫囂聲更高更響。小販們全是滿頭大汗，漲紅着臉，唾沫四濺，在那裏招徠顧客。遊人們三三兩兩，談談笑笑，像是走馬看花的樣子。好一片昇平氣象！安得列看得高興，想去坐旋轉輪機，古爾特拉着他說：「這裏叫人喘不過氣來。走吧，我帶你去看看博物館。」兩個好朋友挽着手臂，穿過花園，走進一個寬敞明亮的大廳裏。裏面是一排排的玻璃櫃，有個看守人坐在旁邊。第一排櫃子裏放着許多玻璃瓶，瓶裏是人類器官的標本，都用酒精浸着。那些心啊，肺啊，肝啊，纖維啊，肉塊啊，大紅的，暗藍的，灰黃的，安得列覺得目不忍視。第二排櫃子是胎生學部，這簡直更可怕：微黃的一團團是沒有出世的胎兒，頭大身小四肢不全的是畸形的胎兒……再走到第三排櫃子前，天啊，有一個人頭，放在一個很寬的玻璃罐的底上！只見它的額顱很低，褐色的眼睛睜着，好像在凝視什麼；上嘴唇和兩頰上，鼓張着又短又粗的黑鬍子，這是死前不到一星期光景剃過的；整個的面

孔，和砍下來的一段項頸及兩耳，都是深青色的。在玻璃罐旁邊，放着一個小木籤，上面寫着：「著名凶手艾貝梭之頭。此人最近在紐倫堡公開執行死刑。」旁邊那個看守人饒舌道：「這次執行死刑的時候，家父也是在場的。如果兩位要一聽詳情……」安得列皺着眉，搖了搖頭，還對古爾特道：「實在說，我們看這些可怕的東西幹嗎！」古爾特把頭一揚道：「這是鼎鼎大名的博物館，軍國主義的德國的教育呵。」安得列不願再看，就拉着古爾特出來，再擠到曠場上人叢裏。他們擠呀擠的，擠進一個地方，安得列向前一看，忙問古爾特道：「這是什麼地方？」古爾特道：「打靶場。」安得列看得清楚，不由得緊緊地抓着古爾特的手，幾乎發抖起來。古爾特連聲問道：「你怎麼了，你怎麼了呢？」原來靶子場中間，豎着幾條鐵桿，每條鐵桿上插着一個被判斬決的人頭，雖然人頭是用蠟做成的，却跟真的一模一樣。競賽的人站得遠遠的，用一個很大的布球擲過去，把人頭打得前翻後仰，如果打不中，便算輸了。有好幾個人在嘻嘻哈哈地玩着，旁邊許多看客，還在鼓掌打氣。安得列用帶着嫌惡的眼光，向前面掃過去，只見兀立在目標中間的那個人頭，額顱很低，深青色的臉上，有一雙睜大的褐色眼睛，頰下滿長着剃過的短鬚。這正是方才在博物館裏看到的那個，虧他們做得那麼唯妙唯肖！果然，上面還標着大字廣告道：「殘酷的凶手、可怕的悍匪及糟蹋婦女的著名惡徒——艾貝梭，在紐倫堡將此壞蛋斬首。」安得列又叫起來道：「這是什麼呢？」旁邊有個平心靜氣的聲音答道：「這是體育啊。」安得列回頭一看，說話的不是古爾特，却是一個大